

## 《不了情 – 滬港流行曲的回憶》

鄭學仁

三十年代的老上海是一種父輩的回憶，老上海時代曲是我輩夢一般的情懷。從傳統走向現代，老上海永遠是中國的第一港，公共租界的中西薈萃、「十里洋場」的紙醉金迷，今天縱然已成歷史，舊街道兩旁婆娑的樹影，依然殘存著西方文明及資本主義殖民下的一彎風月。中國流行曲 – 一種曾被稱為「靡靡之音」的嶄新現代樂種 – 也就選擇了這個繁華時空，在中華大地、黃浦江邊這個「冒險家的樂園」中誕生。

中國流行曲的興衰，大概可以被理解為「黎錦暉時期」(1927-1936)、又稱為「老上海黃金十年」的「後黎錦暉時期」(1936-1949) 以及「滬港時期」(1949-1967)。黎錦暉成長於五四時期，受兄長黎錦熙影響極深，矢志將語言教育與音樂教育融而為一，率先將一種全新品類的「漢化爵士樂」引進這個千年文明古國，1927年發表的《毛毛雨》，「使中國人一夜之間懂得了什麼叫做流行曲。」儘管身處戰雲密佈的大時代，受著四方八面的聲討、謾罵，黎錦暉依然堅持推廣「平民音樂」的信念，然後瀟灑地說，「俺沒錯。」黎錦暉是中國流行曲的奠基人，有「中國流行曲之父」之稱。

老上海從來就是建築在自由開放的商業大都會基礎上，「海派」文化標榜的是「海納百川」的胸懷，展現的是中西合璧、雅俗交融的風格，迎來的是本土化、生活化、商品化及娛樂化的流行歌曲。1936年，黎錦暉離開上海後，人文薈萃、名家輩出的老上海迎來了她的黃金十年，舞榭歌臺、電影留聲、孤島時期的畸形繁榮，都為老上海留下了不少令人沉醉的經典華章，有的是現代西方式的「開放」、中國式「優雅」，那管是黎錦暉開創的「上海黎派」、崖岸自高的「學院派」、家國為先的「抗戰派」以及粉飾太平的「五族協和派」，大家都在默默織就三、四十年代老上海另一卷現代「清明上河圖」。「歌王」黎錦光、「歌仙」陳歌辛，「金嗓子」周璇、「一代妖姬」白光，傳唱不輟的〈夜來香〉、輕快動人的〈玫瑰玫瑰我愛你〉，都成了老上海不朽的標記。

1949年，繼二十年代「下南洋」風潮之後，中國又迎來了另一波的「大流散」(Diaspora)，國人南渡北歸，離合聚散，蔚然成風，為這個千年古國平添不少哀樂情愁。被稱為「黃色音樂」的流行歌曲，不容於新中國國情，從此在中華大地上銷聲匿跡，多少上海的商賈文人，紛紛「政治流亡」，在香港這塊借來的土地上，繼續織造他們借來的夢，排遣眉間心

上、無計相迴避的文化鄉愁。隨著人口遷徙的跨邊界文化傳播，上海風開始滲進這個殖民漁港，成為香港戰後另類文化品種，李厚襄、姚敏、王福齡等繼續在港筆耕，寫下不少醉人的上海風名曲。黃霑曾說，1949年起，香港開始了〈夜來香〉時代，六十年代再步進〈不了情〉時代。〈不了情〉標誌的，正是「港式時代曲」開始擺脫上海的影響，漸漸建立本土風格、個性和面貌的分水嶺，形態上依然是上海包裝，但說的都是香港故事。今天，當你聽見國語「老歌」如〈不了情〉、〈南屏晚鐘〉、〈今宵多珍重〉，你或許都會點著頭，說：「這都是香港的歌曲」。

從1927到1967年，老上海風格流行曲在滬、港兩地「芳華相接」四十載，隨著巨匠姚敏1967年在港逝世，也標誌著老上海樂風在港的一個終章。然而，從五十年代中後期起，「港式時代曲」一直受著老上海流行曲潛移默化的影響，漸漸在「質」的方面起著微妙的變化。從五十年代鄭君綿式的粵語流行小曲開始，隨著香港戰後新生代的成長，融合西方搖滾樂自由奔放的精神、老上海流行曲的文學性、再重新揉合本土方言，漸漸開拓的，是七、八十年代香港粵語流行曲的一片天，開展與老上海在半世紀平行時空上的另一個黃金十年。與其說老上海流行曲在港「最終因後繼無人而沒落」，倒不如說，老上海流行曲頑強的生命力已經浴火重生，借殼蛻變，以不同形態及精神面貌延展，新一代的中國流行曲，已在世界各地華人地區繼續發光發熱。